



# 校园文萃

美文 绘画 书法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5.4.22 星期二  
责编:张连利  
邮箱:sdllwb@163.com

简雅语文专栏  
JIANYAYUWENZHUANLAN



【教师作品】

## 八月十五

邹平市台子镇初级中学 谷安芹

中秋一词,最早见于《周礼·夏官司马·大司马》:“中秋,教治兵……”现在也有的写作“仲秋节”,严格地说应为“中秋节”。因为“仲秋”所表示的时间概念是秋天中间的整整一个月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用“仲秋部”记载整个的阴历八月,用“中秋部”记载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。对此,明人徐炬《事物原始》引唐诗人欧阳詹《玩月》序云:“秋之于时,后夏先冬;八月于秋,季始孟终。十五于夜,又月之中。稽于天道,则寒暑均;取诸月数,则蟾兔圆,故曰‘中秋’。言此日为三秋之中也,又谓之月夕。”这种“中秋”的称谓在她小时候是很陌生的,村里人也很少说,不像现在“中秋节”的称呼这么普遍,她们这里称“中秋节”为“八月十五”,她觉得这个称谓更浅显,更通俗,更烟火,更接地气,也更明确。

今年的这个“八月十五”的确接地气,为了这个节日,她上了六天实打实的班儿,过完节的那周还要再加一天班儿,这样的过法对于她的这个职业是有点不划算。可这是全中国的“节日”,不能用划不划算来衡量,整体筹划还是应该有,大局意识还是应该有,虽然心里结了几个小疙瘩,但道理她懂。

周六放学的时候,孩子们兴奋得嗷嗷直叫,接孩子的家长们在校门口依次排开,真有点车水马龙之势。上了六天班儿,这时她心里也实实在在地轻松了一下,回家,她也要。

风真的有点凉了,路旁的树叶竟有了哗啦哗啦的清爽响声,田里的庄稼黄黄绿绿地蜕变着,绿不浓绿,黄不金黄,就那样黄绿交错而冗杂着,沟沿树下的小黄花了,一朵一簇地散落着,娇艳艳

地闪亮,好似眼睛一般……风一吹,花一摇,她的心就被这一吹一摇地生活感动了。

单位离家不远,五六里路,半脚油门的距离,一会儿就到;周末回县城,八九十里的路,几脚油门的距离,想到这远远近近的路是用“脚”量的,她无声地笑了。

父母年纪大了,七十……想到父母的年纪她的心缩紧了一下,父母身体还好。想他们的年纪干吗?她懊丧地埋怨了自己一下,便专注于眼前的景物了。

进村了,到家了,那不是家门口那碗口大的地瓜花吗?摇摇摆摆的花朵,细细碎碎的花瓣荡漾在风中,连着香气飘送得很远。她习惯性地抽抽鼻子,还远着呢,哪能闻得见?何况,她还在车里,她出声地笑了。家门口的花椒果也熟了吧,一嘟噜一串的,小葡萄般。花椒树可是宝树,花椒芽、花椒叶、花椒果……都是好东西,花椒芽裹上面糊糊一炸,花椒叶切碎撒在面饼里一烙,花椒放在……怎么光想着吃?她嗔怪了一下自己,可还是轻轻地咽了一下口水。要过节了,老母亲还能让自己饿着?哼!她自得地撇撇嘴,傲慢得像个孩子,她就是个孩子啊,在自己的老母亲眼里,什么稀罕东西,父母都给自己留着、攒着:最先长好的肉肉的嫩丝瓜,必须是直顺的,长得弯曲的还不给;粗粗壮壮的嫩韭菜,长老的韭菜还不给;平平展展的大扁豆,长丑的不给……过节就几个人,父母总是做上一桌子菜,煎炸烹炒炖,鸡鸭鱼肉虾,“吃吧,大口吃,剩下也不打紧,明天我和你爸吃……”自己的碗总是冒着尖尖,老母亲还一个劲儿地往她的碗里夹,她想再笑一声,不笑了,眼里已经有了泪花花。

以往的节日,她节前回家,节日当天是不回的,老母亲总是劝,“今天回邹平,明天八月十五就别回来了,这么远,来来回回的,不突突油吗?好好歇歇,你们上班在学校时回家来,咱再过节……”今年也应该是这样吧,她略略想了一下,何况她还要把自己的小宝接回来……要是再回老家,来来去去,也是好几百里的路。老母亲能不唠叨“突突油”吗?能不唠叨“让歇歇”?能不唠叨平时在单位下班后回家?老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近六点了在板子厂还没回来,那?还是回邹平吧,她心里有点空落落的,沿着母亲回家的路走,或许能迎着她。

秋天的风的确有点凉了,风也有了分量,路旁的树叶明明暗暗地翻转交错着。她看着前面的行人,哎,远远的,那是熟悉的身影,她一惊又一喜,车子停下来,母亲也停住了电动车,七十多岁的母亲笑成了一朵花,“我宝贝孙女在那里行不行?放假不?来不来?大后天八月十五,你们都回来,咱吃顿团圆饭……”她愣了一下,老母亲笑着看着她问,“行不?”母亲真的老了,七十多岁了,满脸的皱纹,皮肤粗黑得很,浑浊的眼睛就那么亮亮地看着她,她笑了,使劲地点点头,“行,非常行。”母亲笑了,眼睛亮亮的,像汪着整个星空。

月亮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,它的平均间距是38.4万公里,但是今年中秋节,月亮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36万公里,要比平时近一些,更大更皎洁,是一轮“超级月亮”。

是啊!今年的月亮更大更圆更皎洁,那大后天的八月十五?

嗯,回家!

【学生作品】

## 雨伞

邹平市鹤伴中学 贾成源

雨持续了一夜,第二天清晨还在下,豆粒大的雨点像珠子般砸向我的头顶。

“糟糕,忘记带伞了!”我无助地望向灰蒙蒙的天空,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。来不及了,我一鼓作气地向教学楼跑去,到了教室,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,我一边把外套脱掉一边忐忑着,没带伞中午可怎么去食堂吃饭呢?

上课的铃声就要响了,老师到教室来说让我去校门口取东西。雨还没有停,内心不免生出一些怨气来。我匆忙跑向校门口,妈妈站在那里,将一把伞塞到我手里:“你爸爸没有空,让我把伞给你送过来。”我不免有些失望,我多希望是爸爸给我送伞啊。

看到这把伞,往事一幕幕掠过心头。小时候,有一次妈妈因事外出,让爸爸照顾我的饮食起居,可妈妈走后不久,他就

因为单位的一个电话把我独自留在家中,也不顾及年幼的我。从小学到现在,家长会都是妈妈参加,他似乎并不关心我的学习。有一次,我和玩伴因为琐事打了一架,回家后他不但安慰我,还跟我讲起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,完全不在意怒气冲冲的我……现在,他更是忙于工作,有时一个礼拜都见不着他一面,他对我的关心越来越少了。

放学的时候,雨又开始下。我撑着雨伞漫步在回家的路上,空气新鲜,路边的水流缓缓没过鞋底。巧的是,今天我和爸爸竟然同时到家,不过,爸爸却被淋成了落汤鸡。

妈妈嗔怪道:“不是带雨伞了吗?感冒了怎么办?”

“我把伞留给王大爷了。雨季来了,我去看看他家的房子还漏不漏……家里

也没个挡雨的东西,顺便就把伞留下了。”爸爸一脸憨厚地应着。此刻,我看着爸爸的样子,内心涌起的是敬佩。

吃晚饭的时候,妈妈告诉我,爸爸料到我这“小马虎”会不带伞,就把他的伞让妈妈给我送来了。

我默默地低下了头。或许,是我错怪他了,爸爸并不是不关心我。我养的小兔子,大多数时候都是爸爸替我照顾;我的自行车,都是爸爸定时为我检修、打气;如果我因为琐事和妈妈怄气了,都是他跟我谈心,让我主动和妈妈和好;老师还说,我在家的很多事都是爸爸告诉他的……

回头望着书桌一角的那把伞,再看向灯光下依然帅气的老爸,我开心地笑了。

(指导教师:张凤娟)